

沙巴早期的客家移殖史*

The History of Early Hakka Migration in Sabah

张德来**
(ZHANG De Lai @ CHONG Tet Loi)

摘要

本文的重心是沙巴早期有组织及直接迁移的客家人垦殖史。文中分析客家人迁移沙巴的中国内地推与沙巴拉的因素。在这移民潮事故中，有关客家群体固然有其集体向外移殖的意愿，而巴色宣教会与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才是众多早期客家人成功落户沙巴的关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巴色宣教会便协助流落到其宣教据点的客家难民或会友移民海外。1881年，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取得北婆罗的治理特许权后组织政府。渣打公司开发该领地需要大量劳力，因而启动招募华工的工程。两方的协作引导客家族群有组织地举家移殖沙巴。

关键词：客家基督徒移民、巴色宣教会、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太平天国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organized and direct migration of the Hakka and their settlement history in early Sabah. The push and pull factors in relation to Hakka migration are analysed. Many Hakka communities had the collective will to emigrate,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 wer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numerous early Hakka immigrants in settling down in Sabah.

From the 1860s, 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helped groups of Hakka refugees and those who had congregated in its missionary stations to migrate overseas. When the 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 secured a charter to rule North Borneo in 1881, it initiated a recruitment drive to attract Chinese settlers to provide the labour for development. It is the work of the two parties that led the Hakka community to settle in Sabah in an organized basis.

Keywords: Hakka Christian immigrants,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 本文曾在第三届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研究”学术交流会（2012年9月30日，砂拉越诗巫）上宣读。

** 张德来 民间文史工作者、前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神职人员、前公务员。
电邮地址：chongtetloi@yahoo.com

一、前言

沙巴前名为北婆罗洲。婆罗洲不单是统称为南洋的其中一个重要及巨大单元，而且地处该区域的中心策略地带。故此，可说是华人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或必定经过的过境点。

华人与婆罗洲的联系可追溯自唐朝（公元618-907年）。（Wong 1998: 2）华人陆续前来婆罗洲谋生，其中不乏客家人。（张德来 2002: 1-2）1881年北婆罗洲成立国家。随后，客家人便有组织地移殖这疆域。客家人的数目不但遽增超越其他华人方言群，客语更因普及华人社会而晋级为当地的通用语。

二、历史背景

（一）广东客家人的聚居地

在沙巴，绝大部分的客家人源于广东省。鉴于广东客家人大量迁徙移殖沙巴是十九世纪中叶后发生的，该地当代的历史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清朝国力因贪污腐化而衰落，面对内忧外患。八国联军侵略，自1842年南京条约后，总共签署了六条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1851-1864）、捻军起义（1851-1868）、回变（1862-1896）、义和团运动（1898-1901）等内乱不停消耗清朝帝国的管治资源直至亡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之而来了军阀割据山头互相内讧。中国全地一片混乱，等于无政府状态。

治安不靖，广东的社会秩序随之败坏崩溃。客家人的聚落中有转型成山寨，抢掠商队。客家聚居地里，姓氏家族间互相仇杀，甚至同姓“相煎”。在方言群杂居地，客家人与广东本地人大举械斗。客家男人都有习武从军的传统，有当兵的，更多去参加反清的起义运动。太平天国就是客家人为中流砥柱的革命事业。

动乱、族群仇杀、土匪霸道、世仇新怨等持久动荡不安的局面导致众多不满现状的人民企望改变命运。其中较优越的途径便是移民国外闯荡冒险。因此，客家人亦加入了出走的行列。

多数客家人居住在丘陵山区。他们的地盘耕地稀少，人口密度却相当高。频繁的天灾导致作物收成欠佳，灾难性的饥荒时常发生。所有的逆境构成一股非凡的驱动力推动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到海外去碰碰运气。

（二）巴色宣教会的客家事工

巴色宣教会是十九世纪欧洲大陆基督教虔诚主义的跨宗派产物，主要由德国、瑞士、瑞典等国的路德宗及改革宗教派赞助。当代清廷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亦包括开放内地城镇予宣教士进入展开宣教事业。这难得的机遇激发基督宣教会注重中国。1846年，巴色宣教会差遣首两位拓荒宣教士前往中国传扬基督教。该两人是韩山明（Theodor Hamberg）与黎力基（Rudolph Lechler）。

翌年抵达香港后，韩山明前往客家地带，而黎力基负责潮州区域。巴色宣教会当时坚持本土化宣教策略。所有欧洲员工须穿戴华人衣着、食用华人烹饪、住在华人社区、学习一种方言等，以便能流利与华人沟通达到宣教的目的。（Lutz 1998: 5-7）

韩山明在短短几年内便将基督教广传宝安、五华等周遭客家人为主的县镇。在没有任

何进展的情况下，黎力基放弃潮洲人社区的宣教，于1852年加入韩氏的阵容向更开放的客家人传福音。广东省的客家人也从此变成巴色宣教会的重心。

巴色宣教会的宣教事业进展神速，是十九世纪里基督教在中国宣教较成功而又罕见的例子。“根据1855年中国教会事业的调查统计，在中国21个差会中，巴色会会友，首屈一指，共205人。……根据1869年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统计，巴色会于广东地区的会友人数有304人，在香港地区的会友人数有298人，均为全区之冠。巴色会的会务也扩展到梅江、东江及珠江一带，教堂及宣道所遍布广东省15县。”（汤泳诗 2002：18）

（三）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

1881年11月1日，英国政府授予一家英国贸易公司皇家特许状，那时沙巴便开始成为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翌年，该公司便正式命名为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

北婆罗洲腹地人烟稀少，没有剩余的人力资源提供足够勤奋的劳工。这便是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要开发其领土所面对的首项且最艰巨的困境。为了开发领土及赚取利益，执政当局很清楚雄心勃勃的移民计划才是解决方案。

依据众多的英国殖民地的经验，引入华人劳工是明智与正确的政策。该公司主席登特（Alfred Dent）迅速面向中国开宗明义提倡“必须看待华人是开发国家的主要助手”。¹（Tregonning 1965：129）渣打公司制定与展开积极招募华人劳工的事业，并且推介各类奖励确保招人的事业成功。

渣打公司委任华特·孟哈斯（Walter Medhurst）为驻中国移民专员。孟氏曾长期驻中国上海担任领事及总领事，普遍公认为中国通。渣打公司对孟氏充满信心，拨出高达5万元的款项予他展开移民工程，这是当时为落实单一事工的最大一笔数额。（Wong 1998：14-15）

孟氏1882年抵达中国，以香港为基地启动招募工程。他租了一艘轮船并作出免费船票的宣布。他没有制定条件，也没有展开筛选。凡有兴趣到北婆罗洲谋生的都一律欢迎上船。在1885年退任时，他引进最少5批总共逾一千名华人移民。

三、直接移殖史实

（一）最早的移殖纪录

鉴于客家人的移民冒险天性、其苦干的职业及与航海的密切关系，历史学家都认为凡是来自中国南来婆罗洲的移民潮里必定有客家人。这论理就能把客家人移殖沙巴的日期推算为与华人航海婆罗洲同一时期。但在有历史文献纪录方面，日期便有商榷的空间。

在纪录上，客家人移殖沙巴的日期都依据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的教会史。该教会史的日期亦附合沙巴的开发史。1882年，该教会的客家基督徒响应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的募招前来拓荒而移民。

近期依据巴色宣教会的文献的研究成果显示这日期要推前至二十年或以上。² 杰西·路斯（Jessie Lutz）的研究指出黎力基于1862年给宣教会的报告中提及曾先前将30客家基

¹ 1881年4月演讲词。

² 虽然巴色宣教会是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的母会，两者连系密切，基督教巴色会历来都不曾派人往巴色宣教会的档案馆进行过研究。巴色宣教会的文献主要以德语书写，这增加研究的难度，因为基督教巴色会的华人研究人员只熟悉英语。基督教巴色会正式整理其教会史前，也没有巴色宣教会的研究人员以英语出书供作参考。

督徒移殖沙巴。(Lutz 1998: 201) 黎力基于 1863 年的报告中引述移殖沙巴的一名教徒写信告知近况, 谓受到驻当地的宣教士揽聘教导客语 并报道 60 新成员加入该教会。(Lutz 1998: 201)

这里所提及的客家基督徒移殖沙巴的那个角落值得考究。在渣打公司治理前, 西方人曾入主沙巴的两个地区。其一是 1846 年英国军队占据纳闽岛使之成为英属殖民地。其二是美国人李摩西 (C. Lee Moses) 于 1865 年与北婆罗洲宗主国汶莱签约, 取得开发西海岸金马利河至东海岸西埔架河的特许权。李摩西尚成立一间美国贸易公司进行开发事业。两地中只纳闽岛有教会组织。³

(二) 太平天国逃亡人

第一波澜有组织性大举移殖沙巴的客家人是太平天国的逃亡人。巴色宣教会早期的首席宣教士韩山明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关系密切。太平革命的主流是客家人。多位宣教会的本土客家人传道及员工曾是革命份子。其宣教的地区里的客家人参与太平革命的大有人在。

太平天国于 1864 年失陷后, 其革命家、拥护者、亲属、同情者等皆受到清朝干探不停的迫害。韩氏英年早逝, 黎力基和宣教会的同事便肩负安置太平天国的难民。宣教会在英属香港的教堂变成过渡收留所。黎氏等正在安排这些逃亡者定居香港或迁居殖民海外如德马拉拉、英属圭亚那、夏威夷、大溪地、美国、澳洲、沙巴、砂拉越、加勒比海岛国等地。(曾国稔 1982: 5; Lutz 1998: 201)

孟哈斯的免费船票移民工程形同天赐的方案。黎力基获悉后便决意遣派两名探员前往沙巴作实地调查。他们在 1882 年 10 月 31 日 (Wong 1998: 15) 乘搭孟哈斯租赁的轮船并于次月登陆沙巴。⁴ 这两位先锋探员视察了指定给他们的地段, 并和总督徐列车 (William Treacher) 举行会谈。他们向黎力基报告喜讯后, 便即刻处理两批客家基督徒移民沙巴。

1883 年 1 月 14 日, 首批 13 位客家基督徒乘搭福建号轮船抵达当时沙巴的首府古达。(Wong 1998: 19) 第二批计有 14 家 96 人之众的移民群乘达同一艘轮船在 1883 年 4 月 4 日抵达古达。

另外 2 批有组织性的客家基督徒移民团在 19 世纪结束之前抵达古达。在 1886 年⁵ 与 1889 年, 分别有 27 家及 13 家登陆沙巴。首 3 批定居老山, 即老垦殖区之意, 而 1889 年那批则开发新山芭。

在早期移殖沙巴的移民团中, 所知的太平天国领袖的直系亲属稀少。这是因为沙巴是后来才发现的目的地, 较前辈的亲属已在较早前移殖他地。

在沙巴, 最杰出的莫过于洪天有一家。⁶ 洪氏在中国时乃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因为是洪秀全的侄儿, 这裙带关系使他获委为太平天国政府里其中一位高官。太平天国失败后, 洪氏和眷属便过着逃亡的生活。

洪天有率领妻子黄美丽及四名子女, 德胜、德珍、月莲和日新迁徙至沙巴。与其他巴

³ 纳闽岛当时只有圣公会, 隶属砂拉越教区。传统上, 纳闽圣公会只服务当地的英国人。沙巴圣公会的历史文献亦无提及纳闽如此早期曾招收华人教徒。

⁴ 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的官方历史为纪念这项首次登陆沙巴而将 1882 年认可为创教年。

⁵ 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会史鉴定这期为渣打公司第二次招募华人劳工。孟哈斯的任期在 1885 年结束。除了其接班人阿伯拉罕逊 (E. E. Abrahamson) 是新华人移民专员外, 公司招募政策和策略保持不变。

⁶ 洪丽云提供洪氏一位无名氏后裔的简短回忆录。有关文献略提洪氏家族在沙巴的简史。

色宣教会的客家基督徒一样，洪家经过安排，在 1887 年登陆古达，随后获得政府颁赐一片农地，耕耘过活。

不久后，洪家移居山打根。洪天有受聘为天主教教区的华文教师。洪家在天主教教义的熏陶下而信奉天主教。天有也采纳西式基督教的称号，取名多马士保罗。作为一项逃避清朝干探的措施，其英文氏 FUNG 略改为 FUNK。

信奉天主教后，洪氏家族成为沙巴华人中最西化的派系。其后裔接受英文教育，因此不谙华文。他们对渣打公司和英国皇家殖民地政府的行政运作贡献良多。

洪氏家族的另一支移民派系由寡妇练氏⁷率领儿女洪润深又名仁琛、天佑、月桂、天爵及亚金迁徙至沙巴。⁸

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的一位创会先贤李祥光一家在 1886⁹ 年抵达古达。李氏的祖父或叔伯公李敬方是洪秀全的首位受洗信徒，并与后者关系形同结拜兄弟。（Spence 1997 : 51, 66-67; Lutz 1998: 123）李氏家族的祖业也因与洪氏的联系遭到清廷充公，全族被逼流离失所。祥光之父正高流离至香港曾和秀全的亲侄儿及后来在太平天国官阶干王的洪仁玕结伴，由巴色宣教会赞助，希望突破清廷的封锁前往南京参与太平天国的运动。正高的南京之旅失败后，便定居香港成为巴色宣教会派到中国内地客家聚居区的拓荒宣教工作。他忠心事奉教会，至终全职作宣教会的传道人。（Lutz 1998: 121-142）

众多的基督教巴色会拓荒移民来自洪秀全的家乡花县。更多的移民来自洪氏的故乡梅县及周遭的县属。祖籍花县的好几家冯氏家族极可能是洪秀全的结拜兄弟兼太平天国创办元帅冯云山的后裔。¹⁰

相传廖玉魁是最早抵达沙巴的太平天国逃亡人。廖氏小时候曾在太平天国衰弱时参与反清的行列。他自己在 1874 年迁居山打根。（廖毓兴 1986: 44; 陈用良 1979: 18）¹¹

⁷ 只知其姓氏。与其曾孙洪天海 1999 年 12 月 14 日面谈。洪氏不清楚其派系与洪天有派系的关系。

⁸ 登陆日期不详。有后裔为这些先贤在亚庇斗亚兰路 2 公里天主教坟场竖立墓碑。显然，这家也改而皈依天主教。

⁹ 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会史对李氏的移民日期混淆。1888 年是植字错误，因为在历史中，1888 年没有组织性的巴色会会友登陆。

¹⁰ 在世的有关人士受访时表示没有查过族谱，因此不能考究。

¹¹ 廖氏在太平天国的角色和年代有所质疑。廖毓兴编著，《马来西亚沙巴山打根客属公会百周年纪念特刊 1886-1986》，沙巴山打根：山打根客属公会，1986，页 44 刊载由其孙子撰写的略传。较早的陈用良等编著，《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客属公会成立 92 周年纪念特刊 1886-1978》，沙巴山打根：山打根客属公会，1979，页 18 较短的版本未曾提及反清事迹。当太平国度在 1864 年崩溃时，廖氏（1857-1943）才 7 岁。令人接受的解释应是廖氏是革命家的亲属，跟着太平军队行程。他抵达山打根的年代不详，不过是威廉·吧来雅（William Pryer）担当府官的任期内。相传廖氏与吧来雅的关系密切。

(三) 经济难民

客家人有组织性大举移殖沙巴的第二波澜发生于1913年。因已是中华民国时代，人事也有所不同。

1913年是沙巴移民历史里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华人移民依据官方的合约条例前来沙巴并推动沙巴进入另一波经济发展的新起点。当时，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政府再次吁请巴色宣教会加强它的招募活动吸引政府所殷切需要的人力。

渣打公司政府与巴色宣教会当时驻古达的职员施灵光（Paul Schuele）于1912年11月正式签约。十项条款概括土地割让之大小、地税、免费船票、借贷及偿还方式、种植及津贴、临时食物预支等。（张德来 2007：27-34）

渣打公司也另作安排，与逐渐成型的中华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详细商议华人移民事宜。最后，双方在1913年签立了非常详尽的协约，在网络及法律条件都到位后，大举招募的工程便启动了。

同样，渣打公司也安排了一艘轮船在香港接应有意前往婆罗洲的移民。巴色宣教会轻而易举地号召凑足了一帮所需的人数。民国初期，社会动荡持续，治安不靖，客家聚居地贫困依旧。许多客家信徒渴望移民国外寻找更富裕的天地。一般上，他们涌往香港而该地的巴色宣教会教堂便成为他们的过境站。

首批22家人于1913年3月11日抵达古达。在古达，另四人加入阵容，轮船于翌日抵达亚庇。他们被分成两队，由10家及12家组成，在1913年3月13日乘船沿着达劳河分别被引领前往夏南南及孟家达垦殖区。（《CO874/740档案匣》，1915年3月30日；张德来 2007：59-62）另两家乘搭同一艘轮船于4月8日登陆，两日后被遣往夏南南定居。那里，他们各自的地段已“由政府标示出来，并建造了房子。”（《CO874/746档案匣》，1914年11月5日）¹²

政府提供每一家两头猪、四只母鸡、一只公鸡、五只鸭、四个陶具、两个锄头、两把弯刀、一把大斧头、一把刀、三顶竹帽、一套蚊帐、厨房用具如锅、一个锡水桶、两个空火水桶、一个饭锅、一把菜刀及一个饭舀。当时接应的英属北婆罗洲的官员观察写道：“他们没有一个有任何钱财，因此要求政府提供一切。”¹³ 该官员也接洽孟家达与夏南南的店铺老板，安排向这些拓荒先锋预支他们日常必需品。

当首批拓荒先锋抵达时，他们也捎来好消息。垦殖民们都渴望引介自己的家人与亲朋。施灵光获准再引进由26家组成的另一批垦殖民。政府即刻安排在夏南南与孟家达安置他们。该批移民在1914年华人新年后才登陆。同年3月，施灵光再引介约40家客家人前往德里福与斗亚兰垦殖。该批移民顿时促成德里福垦殖区的面世。（《CO874/740档案匣》，1916年4月7日）¹⁴

德里福那一批之后，便不再有巴色宣教会引进大批移民登陆的纪录。（《CO874/736档案匣》，1914年7月28日；《CO874/740档案匣》1915年5月14日）¹⁵ 移民团的规模逐渐缩小。1915年1月8日，4家乘婆罗洲号轮船抵达并在夏南南定居。同年2月19日，10家登陆并被派往孟家达。从此以后，巴色宣教会继续每次引进2至3家移民。这样零零星星的流入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散布在全地的客家垦殖区。夏南南、孟家达、德里福的垦殖民以五华县人居多。

¹² H. V. Woon 1914年11月5日致政府秘书信件，《CO874/746档案匣》。

¹³ 西海岸府官1913年3月13日致政府秘书。

¹⁴ 政府1916年4月7日288号会议录，《CO874/740档案匣》。

四、开天辟地的贡献

刚启动开发的北婆罗洲的原住民人口不能确保足够和可靠的劳工来源。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只好诉诸中国提供劳工需求。华人劳力，尤其是客家人，是英国殖民者开发及现代化沙巴的中流砥柱。下列经济活动尤其需要华人劳力：

（一）矿务开采

矿务勘探工作包括黄金、煤炭、锰、钻石、铜、铁、锌、铬、铋和石油。（Sullivan 1981: 89-90）但只有黄金与煤炭比较丰富，因此多少贡献于早期的经济发展。

黄金最早是在1880年于西加麦河发现。自1884年，华人淘金客在该河的各支流大量开采。1890年便耗尽了。

煤炭比黄金的经济意义更重要。斗湖、山打根及纳闽岛都有矿场。纳闽的矿床从1890年开采至1905年。山打根的矿床只维持至1900年。斗湖诗林波奔河矿床比较丰富，持续至1930年。

（二）农业发展

烟草是沙巴最早种植成功的农作物。绝大部分的早期劳工移民受雇于烟草园丘。当时，烟草园丘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国际烟草市场、需求及价格一直主宰沙巴当代烟草种植业的兴衰。

当代橡胶的重要性逐渐提高而成为主要的种植园及商业经济作物。首批橡胶种子在1882年栽种在山打根由政府试验园。橡胶大量种植是1906年后的事。当年政府宣布保证50年内不会征收任何橡胶出口税务，鼓励种植。（Sullivan 1981: 188）自那时起，橡胶的出口价值便超越烟草。

其他的农作物如椰子、胶麻、稻、西米、可可、咖啡、茶和油棕都曾受到注重。不过，唯有椰子及橡胶受到小园主的爱好，其他品种在殖民地时代仍旧是次要的农作物。

巴色宣教会引进的客家人因着获得政府割让种植地大都参与小园主计划。其他如华人苦力在合约满期恢复自由身后，政府鼓励留下，申请种植地耕种。

（三）基建发展

在1890年代初，渣打公司展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旨在改善国内东西两方的交通与通讯。不过，电报线路的计划不周全，成事不足。铁路及骑马路网络倒是不小的成就。

1896-1905年，总共建竣了186公里铁路，连接西海岸与内陆主要城镇。渣打公司辟建了逐渐扩大的骑马路网络。这些路网联系了许多边远的哨站。它们大大地促进国内贸易及社交流动。这网络是重要的，因为绝大部分后来受提升为泥路。其中，联系主要市埠的干线还被铺为柏油路。

¹⁵ 官方解释巴色宣教会不能引进大批移民的理由是缺乏中国政府的认可。参照总督1914年7月28日致渣打公司主席函件，《CO874/736档案匣》。也参照1915年5月14日政府会议录，《CO874/740档案匣》。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不稳定致使官方认可是多余的。况且，延续的内乱自然导致更多人决意移民。最初几批数目可观的合理解释可能是新移民工程刚刚出炉而又受到巴色宣教会积极推动。随后，船运服务改善及增加，有意者可以随着自己的方便上船启程。如此，便不再需要组织大团队。

五、结语

巴色宣教会的广大移民族群满足了英国北婆罗洲的经济议程的需求。因为结果令人满意，总督便认可巴色宣教会道：“几乎所有的垦殖民都是正确的种类，即是农民，而且表现优越。在移民方面，我非常鼓励该宣教会再接再厉。”（《CO874/736档案匣》，1914年7月28日）渣打公司政府的这政策导致众多客家人移殖沙巴。在1913-1917年期间，庞大的移民潮相当大程度上耗损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的预算并花光其移民拨款。总督叹惜：“因着财政急需情况，现在起恐怕往后的移民工程须展延了。”（《CO874/740档案匣》，1917年6月8日）

华人移民的招募是刻意落实的，故此华人在移民流中占支配地位。华人当中，客家人构成绝大多数，因此也为沙巴这片领土铭刻上永恒、深远又鲜明的人口变化。

北婆罗洲于1921年才有可靠正确的人口调查数据。客家人的数量于该年就已登上华人方言群的宝座。下列是沙巴当代华人口及总人口的数据。

表一：沙巴华人人人口（1921、1931、1951及1960年）

方言群	1921	1931	1951	1960
客家	18,153	27,424	44,505	57,338
广东	12,268	12,831	11,833	15,251
福建	4,022	4,634	7,336	11,924
潮州	2,480	2,511	3,948	5,991
海南	1,294	1,589	3,571	5,270
其他华人	1,039	1,067	3,181	8,768
总计	39,256	50,056	74,374	104,542
客家占华人人 口比率（%）	46.2	54.8	60.0	54.8
沙巴总人口	257,344	270,223	334,141	454,421
客家占总人 口比率（%）	7.1	10.1	13.3	12.6

资料来源：North Borneo Census Reports.

早期的客家移民已包涵相当大成份的女人和孩童。客家人，尤其是巴色会基督徒多数以家庭单位入境。不然的话，单身的男移民在起居稳定后都会申请免费通行证引进自己的其他家人。这一特征便与当代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华人移民社会有异；它们主要是成年男性移民。

自1912年11月起，客家基督徒家庭移民便主要由巴色宣教会和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公文立约所促成。其中，各条款的订立也以客家家庭单位为依归。一系列的优惠和权利都明显突出了客家住宅社区的设立，实质上是地地道道的永久垦殖区计划。换言之，他们迁徙到沙巴的终极目标是辟建永久性的新天地新家园。

参考文献

中文:

- 陈用良等编, 1979, 《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客属公会成立92周年纪念特刊 1886-1978》, 山打根: 山打根客属公会, 页18。
- 廖毓兴编, 1986, 《马来西亚沙巴山打根客属公会百周年纪念特刊 1886-1986》, 山打根: 山打根客属公会, 页44。
- 汤泳诗, 2002, 《一个华南客家教会的研究: 从巴色会到香港崇真会》, 香港: 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页18。
- 张德来, 2002, 《沙巴的客家人: 客家华人贡献沙巴州现代化之探讨》, 亚庇: 沙巴神学院, 页1-2。
- 张德来编, 2007, 《沙巴的客家移民实验: 客家人南来夏南南、孟家达、德里福开埠九十周年纪念特辑》, 亚庇: 沙巴神学院, 页27-34、59-62。
- 曾国稔编, 1982, 《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百周年纪念特刊 1882-1982》, 亚庇: 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 英文部, 页5。

英文:

- Lutz, Jessie G. and Lutz, Roland Ray. 1998. *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 with the Autobiographies of Eight Hakka Christian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M. E. Sharpe. pp. 5-7, 123, 121-142, 201.
- Spence, Johathan. 1997.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London: Flamingo. pp. 51, 66-67.
- Sullivan, Anwar (ed.). 1981. *Commemorative History of Sabah 1881-1981*. Kota Kinabalu: The Sabah State Government Centenary Publication Committee. pp. 89-90, 188.
- Tregonning, K. G. 1965. *A History of Modern Sabah 1881-1963*.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p. 129.
- Wong, Tze Ken, 1998.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pp. 2, 14, 15.

档案资料:

- 《CO874/736档案匣》, 1914年7月28日, 总督致渣打公司主席函件。
- 《CO874/746档案匣》, 1914年11月5日, Woon H. V. 致政府秘书信件。
- 《CO874/740档案匣》, 1915年3月30日, 移民司长致政府秘书的信件。
- 《CO874/740档案匣》, 1915年5月14日, 政府会议录。
- 《CO874/740档案匣》, 1916年4月7日288号会议录。
- 《CO874/740档案匣》, 1917年6月8日, 总督有关华人移民的报告。